

感受歷史——江西學術考察雜談

張應強

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不知是自己對人類學的誤解還是受到某種人類學取向的影響，以往在做田野工作時常常有意無意將鄉村社會當前時空關係作為關注的焦點，以至於在整理材料及研究分析的時候總有一種蜻蜓點水、浮在“水”面而沒有真正進入對像社會的感覺。此次江西學術考察，著意去比較和思考多數本土人類學者與關注傳統鄉村社會的歷史學者在田野工作中的不同旨趣、切實去體味中國鄉村社會共時關係結構中所含納的歷史意蘊，便成了私下對自己提出的一項特殊要求。

行程的第七天，7月17日，在游覽廬山的車上，蔡志祥老師問我覺得珠璣巷、流坑、吳城有何不一樣。當時頭腦裏亂麻一堆、理不出一個頭緒。如果套用這次學術考察的主題——“化內與化外”，則三地空間的位移中有很明顯的歷史演變的脈絡：吳城是一種完全納入了中國國家網絡的區域性商業市場。流坑雖然也是一個商業活動相當發達的鄉村聚落，但與吳城相比則性質完全不同；而且作為一個華南地區地方性宗族聚落，已經在按照正統的模式創造地方性文化的路上走出了相當一段距離，這就是祠堂系統的發展和作為社會整合力量出現的神廟系統的發展。而珠璣巷故事的多版本演繹，正好反映了這一地區“化外”之民對自己作為王朝子民身份合法性確認的迫切的和現實的需要。無論是站在珠璣巷氣勢恢弘的“現代化”祠堂前聽村耆捧著印刷考究之族譜講胡妃、太子廟、三十六菩薩的傳說，還是在繼續北行的汽車上追記七里鎮鹽商、木客的故事，也無論是走馬觀花於流坑的大宗祠、神社團、“朝朝街”，抑或流連於風光不再、僅存“吉安會館”之類殘垣斷壁的吳城鎮，我們無處不受到以各種形式存在及演繹著的歷史的沖擊與震蕩；而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具有能動性的人在這種講述和演繹中作用極大。我們聽到的歷史、看到的歷史，還有正在我們各自心中演繹發展著的歷史，似乎都在不斷地也 differently 向我們展示著什麼。這樣的情形難免讓人不時陷入困頓與迷茫；

困頓與迷茫中也就難免走“捷徑”——通過對晚近一些的故事加以釐清來增加作為初學者想在田野工作中感受鄉村社會歷史的某種確定性。

在這樣似有若無的把握性、確定性中，對被“創造”、“創作”、“編造”出來的歷史的特性似乎有一些明白了。在流坑，記憶猶新的是建國後兩種均基於“服務與現實”的歷史述說：一種是來自民間的，平實無飾、簡單明瞭——“不嫁幹部不嫁官，嫁給排工有衣穿”；另一種帶有明顯政治和時代色彩的官樣文章，大約是在某次政治運動中有人發現小小的流坑居然有二三百人可以劃為“二流子”一類。自然，這兩種述說不能不說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真實的一個側面。值得注意的是，諸如此類的話語已經、正在或將要成為“歷史因素”被保留和流傳下來，並進而成為影響我們在鄉村社會做田野工作時思考和援用的東西。

這讓我想起在我老家發生過的一些故事。黔東南清水江邊，劍河縣返排鄉返排寨是我父親生長的地方。返排現已是一個數百戶的雜姓苗寨，而我的堂兄弟及子侄們至今仍未改變的在苗語姓名的最後一個字貫以相當於漢語“火”字的習慣，還在講述著張姓祖先最早來此點火開寨的遠久的故事。父親年少時能夠識字讀書、成為本家族同時也是遠近村寨中少有的“文化人”，得益於兩方面條件的支持：一是他的父兄伐木放排下清江、進沅江、走常德，在經濟上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二是近至晚清祖上曾有人考中秀才的光榮故事在鄉裏流傳對整個家族的驅策。而今，早已離開老家的父親參軍、赴朝、及後來轉業在地方上做幹部的經歷，也都漸次轉變成影響老家家族及鄉間處理各種社會事務的重要因素。更有趣的是，幾年前，故鄉的伯父家與鄰近的革東寨萬家發生法律訴訟，返排張家眼看不能“扳倒”理虧的萬家，情急之中寄了封信給父親；父親回了信並分別給劍河縣有關機關和友人去函，最後放心不下又回了一趟老家，結果這場官司才得到了比較合理與公平的判決。據說，其間我和弟弟

分別是研究生和大學生並且都在大城市工作的身份，也成為相當有份量的因素發揮了功用；而且，從此在老家鄉間鄰里，遠在他鄉的我們一家為人們增添了更多的談資，特別是因種種原由已失去往昔風采的返排張家似乎也漸漸地在當地鄉村社會中又尋得了一席之地。——從這裏我可以想象得到，在過去老家每天都在一件件發生的、并漸漸成為當地

所謂鄉村社會“歷史”的故事中，其背後又有多少故事在發生著。同時，也對為什麼江西學術考察中討論得比較多的是一些故事及對這些故事的不同解釋，多了一些理解。或許，過去在人類學田野工作有意無意忽略了對歷史材料的收尋和解讀這本身就是很荒唐、很莫名其妙的，尤其是在象中國這樣歷史綿延不斷的複雜社會中。

神社團、華陽寺與社區生活

謝建華
江西師大歷史系

今年七至八月，我先後兩次去樂安縣流坑村。頭次在七月十三日，我隨各位先生和學友一行四十人，自南至北對江西進行為期一周的田野考察，流坑村是其中一站。由於日程緊張，那次大家在流坑只走馬觀花地看了大半天便離開了，流坑在我腦海裏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第二次是在八月二十九日，我陪同香港中文大學的劉丹老師對流坑民居，祠堂建築進行了一周的調查。兩次去流坑，我都去了一些神廟考察，對「神社團」及「神社團」裏面的「荷楊神」頗感興趣。

流坑位於樂安縣西南部的小盆地中，烏江自南而東又折而西北，在這裏形成一個很大的河灣。「神社團」位於村的北面，北近烏江，南與流坑村之間隔着三、四百米的田園。「神社團」并非一個獨立的建築，而是依附於一個叫「武當閣」的神廟建築群，偏倚於它的西部，房屋低矮，并不起眼。「神社團」的前面落葉滿地，路已被雜草淹沒，顯然，這裏平時來人不多。門的兩邊掛着一幅對聯：荷楊神社尊河潤，瑤石社崇保障屏，中題「神社團」。廟內灰塵滿地，瓦質的香爐上留着幾根殘燭。簡陋的神台上供奉着三尊神像：東邊是「荷楊神」，白面略帶鬚鬚，紅底花衣，它是三尊神像中最高的，但看來也只尺餘。中間和西邊兩尊，則分別是社公和社婆。

看見我們在觀看、拍照，一位老婆婆悄然走來，求我們捐香火錢。她說：「神社團」快倒塌了，「老爺」（即神像）也沒有人管，香火極少，只有村裏的一些老人偶爾還會來進一柱香。惋

惜無奈之情，溢於言表。但在村子裏，幾乎每個村民對「荷楊神」都非常熟悉，都能講出一些關於「荷楊神」的話來：「荷楊神」是全村的保護神，不但「神社團」裏面，而且各大房派所屬的神廟也都有。「神社團」裏的「荷楊神」在每年正月初九由各大房派輪值游遍全村每家每戶，場面甚是熱鬧。可見我們所見破落之神廟與所聞游神時熱鬧場面之間，竟有如此大的反差！

對村史最為了解的，要數八十一歲的董兆榮先生。談起「荷楊神」，董老先生總是神采飛揚。據傳，北宋末年，先祖董敦逸為官朝廷，奉旨出仗契丹國，被契丹國主囚於土牢，令其夜讀皇陵碑。由於得「何」、「楊」二神之助，敦逸得以脫險。為感謝「何」、「楊」二神救命之恩，村民遂塑「荷楊神」，加以崇奉。

但對此來歷，我們很自然就會有一個疑問：既然是二神，却何以塑成一尊形體矮小的神像呢？對此，董老先生的解釋是：由於村子太大，有八百多戶，四千多人，游神時，又必須由一個當年結婚的男子捧着神像走遍每家每戶，因此，為便於祭祀，便把二神雕塑成一尊矮小的神像。以後，名字又由「何楊神」演變成了「荷楊神」。

接着，董老先生給我們講起了游神時的盛況：每次游神花費都在二萬元以上。輪值的房派在頭一年便開始籌劃安排。每年正月初九之夜，全村徹夜不眠，鑼鼓與鞭炮齊鳴，燈火照亮流坑的夜空。每家每戶都預先擺上香案，案上點上香燭，放上油米，包上紅包，等待游神隊伍的到來。游神隊伍自